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  
第十八回 周鳳官哭妻腸欲斷 袁佛子生孫喜未闌

卻說周翠兒聽得婆子說出，蘭姐在鄒府裡面病的情節，甚是驚異。向六兒、麗兒說道：「原來范家的奶奶，也是得了病的。那他前兒來，約姐兒去那娘娘廟一會，竟是兩人的命運將終，在那裡去辭路的麼。可憐他離了風塵，只說圖了個下半世的結局，如今也是這般弄得不三不四的。」說著想到自己身上，不由的眼中流下淚來。閻、莫二人只道他不忘前情，為蘭姐兒傷感，便道：「奶奶也不用替他憂心了，他好端端的和我們過著，又要這山望著那山高，把我們一下子撇了，往這養老院子裡去。你知道他去了，看我們這般人上上的狠哩。他只說他是見得透了，我們還是戀著這勾當哩。今兒一般也到這步地位了。可見人總）不過這命的，應該命是落在煙花裡面的，便逃出去，也終歸於不得好收場哩。倒不如安分些過著，到還罷了。」這一席話，說得翠兒低了頭，半晌不言語。想道：「這命該如此的話，倒也不錯。」於是收了眼淚道：「你們不知我的心事，那裡是為范家的傷心。也是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罷了。」大家正在這裡閒話，外面說了進來，門前有個披髮的和尚，在那裡搖著鈴，口裡說是來化緣的。眾人回他說，我們門戶人家是不作佛事的。他在那裡只管吵鬧，死也不肯去。翠兒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那裡有個出家人，行著強要募化人家的理。」說著，自己走到門前，只見那和尚口裡不知說的什麼，大聲兒要人出去答話。翠兒在門縫裡說道：「和尚化人家的緣，也該放慈悲些，那有這般強梁的？」那和尚道：「娘子端的願舍是不願舍哩？」翠兒道：「你要化什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只化宅裡一個人罷了。」翠兒聽了，又驚又慌道：「我們有什麼人化哩？」和尚更不答話，只管講他的。翠兒也聽不出來，才要發作。

一個婆子走來道：「奶奶不好了，姐兒變了卦了。」翠兒忙回頭就走，急急的走到英兒房裡來。只見一個婆子，忙在牀上避那帳子。遠遠的聽著英兒喉中痰響。翠兒知是不中用了，一面喚人往外邊叫鳳官回來。去了半晌，只見鳳官哭得淚人似的，走進房來，望著牀上只管亂跳亂叫。翠兒一把抱住了，哭道：「兄弟這般呆法，一個去了，還要鬧出一個來哩。你這樣子，叫我可不活活的急煞了麼。」接著眾人來勸住，方才這裡歇了聲，那牀上一聲響動，再不作聲了。原來是英兒的那口痰落了。鳳官從新哭了一場，才起來料理他的後事。足鬧了一晝夜，英兒的肉身方斂了起來。翠兒想起昨兒的和尚來，外面的人道：「就是奶奶進來的時節，他也就去了。」翠兒道：「這節事，說起來卻是奇怪。怎麼有個和尚要化人的，又是那時姐兒變卦。難道這和尚是勾生魄的不成？」鳳官在旁聽了，細細的問了一遍道：「哎喲，這可不就是我在街前遇著兩次的那和尚麼？我還說求他的救援。原來就是這禿驢做禍，我家姐兒平白的他就勾了去。我卻是放他不過，再要遇見他時，定要和他拼了這條命了。」翠兒道：「兄弟莫要又發呆了，若果姐兒是這個和尚勾了去，這和尚便不是鬼，也是妖了。還得再和你遇著麼。」鳳官聽了，不言語。

到了次日，果真的要尋覓那和尚。清早起來，淨了面，只說出去干他事業去。一徑出到街前，信著腳兒，尋訪和尚的蹤跡。走來走去，卻是沒處著實。走了有半日，到了一個巷子裡面。遠遠的只見一堆人，在那裡圍著。鳳官不知是為甚事，也挨在裡面。聽人講說道：「這和尚想是做賊的，倘或走到裡邊，不遇見人，就有物事便帶了走了。袁大爺時運高些不破財，恰見子。這和尚也沒話說，只得就胡言亂語起來了。」一個人道：「你沒道行，他才被袁大爺趕了出來，為何一轉眼就不見了哩？」一個人道：「那是和尚遮眼兒，有什麼難哩？」鳳官聽了，想道：「我正在這裡覓他不著，原來他卻又在這裡妖言惑眾了。」

當下拉了一個人到旁邊道：「借問方才什麼和尚，鬧的這伙人圍著哩？」那人指著一個門道：「這袁大爺家，前兒生了個兒子，今兒才三日。他老爹開門出去辦些酒食來做朝的，就忘記了關門。方才一個披髮的和尚，闖了進去。一直走到裡面，不知是做什麼的。一頭遇著了人，就搖起鈴來，口裡說道：『要見見那生的孩子。』這袁大爺問他：『要見孩子做甚？』他說：『這孩子和他是一路上的人，他來約這孩子日後會面的所在哩。』這袁大爺不信他的話，說他是妖人，要抓著他打。那知這和尚，神通廣大。說聲要抓他時，他兩步兒就走上街來。這袁大爺趕出，聲張起來。大家才上前，那和尚把鈴一搖，已是不見了。你說可奇罷！」鳳官聽了這話，分明就是前兒在他門首鬧的那和尚了。他這般妖術，卻往那裡覓他去。只得頹頭喪氣的走了回來。翠兒只道他是外邊乾自己的事去，那裡來細問他。過了些時，擇了塊地，發送了英兒的柩出去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這姓袁的不是別人，就是那袁佛子的兒子袁大。他妻兒懷孕，將近一年，昨兒忽然生了個兒子，他是兒女稀少的人，得了這個孩子，真是掌上的珍珠一般了。只有他老子卻是看得不甚貴重，看著兒子歡喜異常，只得勉強替他做個湯餅兒會。那和尚鬧的時節，恰好老兒不在家裡。他兒子一徑趕那和尚去了。進到裡面，那知孩子在那裡哭個不住。他忙上前問是為何這般哭泣？他妻兒道：「方才聽得堂前鈴鐺響，他似驚駭了的，哭將起來，直直哭個不住。」說著將孩子從牀上遞了過來道：「你抱去走走，拍他兩拍，只怕就好了。」袁大聽見妻兒說是和尚駭哭了孩子，口裡一邊罵著，一邊接孩子在手裡。哄了半日，那裡住聲。給他乳吃也不吃，只顧呱呱地哭個不住。

少頃，他老子辦了酒菜回來道：「你只管在裡面抱著孩子，也不照顧外面。恐有客來，還不知道哩。」他兒子聽得是老子回來，只得把兒子送與妻兒，忙走出來接了物事，自去廚下料理。袁佛子自在外邊候著，客位漸次的到齊了。賀了喜，大家坐著吃了晚酒，方才散去。袁佛子叫兒子進房去歇了，袁大收拾清潔，走到房中，問妻兒孩子怎麼不哭的？他妻兒說：「哭了一回，氣都接不上了，方睡去。這裡還沒有醒哩。」兩個說了半晌話，一宿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袁佛子叫了兒子去做事，到晚方回。和妻兒問起孩子來，日間時常得哭個不歇氣。只說孩子家好哭，也只得罷了。不覺光陰迅速，過了些時，已是孩子百日之期，長得到也壯浪。卻只一件毛病，但凡他的娘吃了些葷腥的飲食，以及酒醬之類，這孩子吃了乳下去，登時就吐了出來。到後來漸漸的有了知覺，是有葷酒的乳吃到口裡，便自己不吃。初時袁佛子的兒媳還不在意，一日夫妻兩個道：「孩子也將一周的了，也該給他一點兒葷，開開口了。」當下將肉兒嚼了，喂在孩子嘴裡。那孩子可煞作怪，就似殺了他得哭將起來，吐了滿身。駭得他兩口子忙去他口邊揩抹了，方才住聲。袁佛子聽得孩子哭的詫異，走來問：「是怎麼的，孩子這般哭哩？」他兒子忙迎出房來，說道：「方才說孩子這麼大，也該給點葷兒吃吃。那知餵了一點兒肉，他便吐了出來，哭得這樣。」佛子聽了，心裡詫異。這孩子有些蹊蹺，難道天性吃素的不成。怪不得平時他娘吃了葷酒，他連乳都吐去哩。也不必明言，且看日後便知端的。

如此過了一年，孩子下了地，竟是半點兒葷腥都不沾口。袁佛子時常帶在身邊，這老兒每日要拜佛，念些經典，是佛門中的事，件件都做的。可怪，那孩子才一兩歲的時節，話還說不來，卻是一聽得老兒唸經，他就站在旁，有精有神的聽。他娘有時來叫他去吃東西，他只像沒聽見的，動也不曾一動。直直聽著老兒念畢了，方才走開。佛子看著孩子自幼信佛，合著自己的心意，倒也歡喜，不時帶了他到庵觀裡面去，做些佛事。那孩子只一到了這些去處，便歡天喜地的玩耍。見了鍾兒罄兒的，便去敲擊。後來是袁老兒拜佛，總是在旁邊敲罄，竟打的一絲兒不錯。和尚們見了他，都愛慕不了。向袁佛子道：「老菩薩一生好佛，修出這樣一個小佛爺來。」佛子聽了，真正拿這孩子做活佛一般。

一日，城中崇恩寺裡，要做龍華大會，延請了四方有道行的和尚，訂期於三月初八日，設壇開經。城中的人，無有不去看的。那一種好佛的，那個不去瞻仰這樣道場。袁佛子待得這日，齋戒了要赴會。孩子跟熟了老兒的，到出門的時節，他卻要同了去。佛子的媳婦道：「今兒這個所在，人多孩子又小，怕到了那裡驚駭了，值得多哩。我看到是不去得好。」孩子那裡肯不去，一把抱住老兒不放。佛子見他，必欲要去，只得道：「罷了！我帶他去去，便回來罷。」媳婦又叮嚀了一番，叫孩子早些回來。

老兒方才帶了，一徑走到崇恩寺裡。這時僧眾到齊，足足有兩千個和尚，在那裡執事。孩子跟著老兒，見了和尚就拜了下去。原來重佛法的人，見了和尚總是下拜。孩子見老兒拜，也就學著伏在地上。寺中的和尚都驚訝，這孩子這麼大，就這般知事，那個

不來看這孩子。老兒又帶了見上座的一個大和尚，在座下拜了一拜，孩子也跟著拜了。那大和尚合著眼，只做沒看見的，坐著不動。少頃，大眾齊入經壇。大家誦起經來，鼓聲鐘聲磬聲鈴兒聲，一齊響動。孩子全然不覺得驚恐。老兒接著看他，他卻似出神的樣子，兩眼望著那大和尚，身子就如釘住了的。老兒和他立了半晌，怕他肚裡餓了，要帶他回家。他那裡肯，只是拉著老兒要聽誦經。老兒又和他站住，買了些點心，給他吃些，自己也吃了。

看看到晚，孩子還是不肯走。老兒急了，抱在身上，只管往外走。孩子哭了起來，一直哭回家裡。媳婦接著，只道受了驚駭的，口裡埋怨老兒。佛子道：「你道他是怎麼哭哩？多時我在那裡就要帶他回來，他只不肯走，便隨便買了些素食吃了。這時節，他還不肯來，我只得不顧前後的，抱他來了。他從出寺來哭起，直哭到家。明兒真正不帶他去了。」孩子聽說不帶去，加倍地哭得狠些。娘接過抱著，忙道：「明兒去，明兒去。」說著那孩子果真的就不哭了。到了袁大回家的時節，妻兒道：「孩子家，到底不該混走。今兒老爹帶了他，看龍華會去，他就哭了回來。不知可是駭了他哩？」袁大聽得妻兒這話，心中不由得惱起老子來。

一頭走到佛子房裡，叫了一聲爹，老兒開口道：「你回來了？」袁大嘟著嘴，也不答話，便道：「你老人家這麼年紀，才得了這個孫子。怎麼這般的大意兒哩。那龍華會上，成千上萬的人，鬧哄哄的，倘或駭了孩子，也不是要的。再者孩子家是不宜走佛地，近菩薩鬼怪的。此後可莫要帶他混走才好哩。」老兒被兒子一場搶白，氣得瞪著兩個眼睛，都說不出話來。半晌道：「今兒沒有駭著他，你這話兒從何說起哩？」袁大道：「沒有駭著，為何哭了來家哩？」老兒知他是聽了妻兒的了，便把孩子在寺中，不肯回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袁大方才曉得不是駭的，回房去又和妻兒鬧了一回。說他無風生有的，說了出來。他妻兒還在那裡，埋怨公公不該帶他去。

到了次日，袁佛子起來。想道：「今兒崇恩寺裡，連我也不去了。不要叫孩子發潑，只在家裡做些佛事罷。於是淨了手臉，吃了些點食。到佛座前面，開了經卷，跪誦了一回。孩子醒來，只管尋覓著老兒，還要出去。袁佛子道：「今兒沒得會了，連我都在家裡唸經哩。」孩子認是真的，也就罷了。話休絮煩，自此之後，佛子從不帶著孫兒往寺院裡去。

看看又過了兩年，孩子已是六歲了。袁大和妻兒道：「孩子今兒大了，也要讀兩句書。巷外邊，靈蛇庵裡，有個帶行醫的先生，教了五六個孩子在那裡。我想把這孩子附了去，也識些字跡。」妻兒道：「這也是該的。明兒告訴老爹一聲，就請他那裡說聲去。次日，袁大到老子面前，說出要把孩子去靈蛇庵裡讀書的話。佛子道：「你又忘記了，說過不叫孩子進寺院的，如今又要把他送在這個所在唸書去。你還不知這庵子裡，那座神聖哩。我說給你聽罷，我那幼年的時節，聽得老年的人說的。這庵原是人家宅子，忽然屋樑上繞著一條大蛇，人見了都驚得魂不附體。有惹了他的，七日內性命不保。後來常常的出來，家中的人沒法到他。商議了，點起香燭來，向他禱祝。那知極有靈驗，是敬他的，都有好處。於是附近的人，總來燒些香紙。後來這家裡的人，住的自己不安。就舍了屋子，改做個庵子。所以叫做靈蛇庵。有個和尚說，靈蛇老爺，夜間托了夢，要塑一個神像。你明兒去看看，那像頂上，還塑了個蛇頭哩。」

袁大聽了，當下驚得失色道：「這般說，這庵裡的是個草神了。如何叫孩子去得哩。」當下回房和妻兒說了，把孩子讀書的話，權且不題。要知後事。下回分解。